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七

文 雜文祭文合集

婺源汪紱稿

宿野廟文

康熙丙申新安汪紱將之閩道過鉛山資用乏絕旅店不留惟時紅日西墜東見兔魄行李盡息四顧無人乃更行深山中過平林上危坡見古木陰下有野廟焉爰入而託宿於此時夜人定明月當戶清輝溶溶照射神像廟中之神黑面幞巾身衣僧衣巍然趺坐寥寂無語汪生長揖而問之曰噫爾何神爾何神爾生其何德於斯土爾死其何功

於生民吾觀爾之服非先王之灋服吾知爾之行非先王之德行而況乎邨墟遼遠僻路深林又安知其非魑魅之所託而獱狐之所憑迺爾居然廟貌竊擅威靈綵飱酒醴濫饗粢盛攘上天之禍福欺下土之蒼生嗚呼榮名非可久徼厚實非可倖承物成則毀日中則餔世有狄公爾其焦土予也讀聖賢之書懷仁義之志負經世之猷抱憂民之意迺棲遑而不遇至立錐之無地爾何幸而安居我何不幸而遺佚今者行道偶過棲託無所暫借爾廟以旅於處爾如有靈當爲我役彼山魈魑彼

豺虎禦彼盜賊守茲門戶無動我篋中之書無驚我夜闌之魄無使猿狖長嘯而呼風無使鴞鵬悲鳴而蹈月爾或者藐我孤身有言不信自恃明神之尊不用書生之命俾殘形擾我周公之夢使花姑誘我趙雄之贈我則斬爾之首毀爾之身焚爾之廟逐爾之神爾其順命於當前無俾遺悔於後日予既辛勤於道路亦以倦勞而偃息於是和衣曲肱頹然就睡見一老僧容貌甚陋扶錫而謂予曰嗚呼爾一介書生行李顛連資身無策丕迺大言慢我明神擾我安禪口鋒舌劍緝緝翩翩視我

藐藐刺我詹詹我處於此此蓋亦有年歆一方之祭祀饗閭埜之明禋我自孝傚與子何與子爲何人獨爾張目且今之守牧庸庸碌碌素餐尸位竊威弄福民利民弊孰興孰復若秦視越漠不相屬迺猶然虎視耽耽其欲逐逐竭民脂膏饜彼口腹然而坐擁厚利安居華屋前麾旌霓後建左纛豈非人面之妖狐而衣冠之土木子謂我無德而尊榮彼亦何功而食祿人自畏我之渺冥人自憎子之迂腐子如有才則何不高譚闊論安天下於廟廊之上胡爲乎落落寞寞而爲此窮塗之哭今之傲

倖而富貴者子不能與之廷爭而面折而胡爲獨於我乎僇辱汪生忿然大怒拔劍而逐之曰窮達命也出處時也貴賤分也目前不可憑而後此未可知也爾惑民以神姦聖道之賊也尚嘵嘵其辨言吾刳爾舌焉老僧逡巡畏避俯首太息劃然驚覺空山闃然而東方已將白

詰胥文

林滈動地震蕩排空勢鞭靁電威讋蛟龍皎皎雲旋巍巍山起岸奔城走倏忽千里誰爲此者曰伍子胥不佞汪生敢問大夫父以讒而待戮兄應召

而就誅子含詬而忍恥獨歆傾而事吳挾讒蠆之含毒終霸吳以成名值途窮而日莫遂倒施而逆行雖信讒其可誅而楚平終子之君既敢以君爲讎敵又何盻乎亂臣吳有作難之臣王僚其未可事也何耕野而陰厚夫專諸竟大夫之爲主乎弒也吳之遠跡至郢也則謂大夫之功何檇李之傷趾也而闔閭竟以敗終夫差好勝以忘讎忠焉能勿誨也迺爭於先王而立之者亦大夫之憒憒也誨之而不能用其猶可奉身以退也柰何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以至於入江而不悔也稽大夫之生

平已再冒乎不避徒一死以鳴忠所謂忠者安在爲君使而囑其子於他邦大夫實授讒於宰嚭律以人臣之私交則屬鏤其堪齒今日者吳其沼也孰使吳猾夏以勞民亦大夫之教也胡蓄怒其未平至於今猶孱孱也如大夫者殆所謂氣矜之隆然而未聞道也嗟乎彼吳越之興亡不其忽諸而大夫之廟今猶祀之此逆流之不息胡以爲也食報亦已過情竊爲大夫恥也何所懲其怨尤兮願大夫之反求諸己也

焚稿文

新安汪紱於丙申丁酉二年之間因道路流離心無俚藉每寓言託物以舒離憂多所著作而未軌於道有時文數百篇雜詩百餘首雜文數十百首中有圈者點者黜者讀者句者抹者塗者乙者眞者草者前後不相接續者卷帙散亂堆塞滿笈旣乃悔之曰所貴乎立言者欲其內有以益於身心外有以關乎世教前可以質諸聖賢後可以開乎來學也靡蔓者何爲將聚而付之回祿焉門人進曰凡此皆先生心血也成之者數年毀之者一日先生昔胡爲而爲之今胡爲乎而棄之也哉先生

憮然曰噫孰使然哉予將存之邪非古人立言之道也予將棄之邪念成之者伊誰何毀之者疑恝然而少恩也於是以歸藏筮之得離之益曰成有渝焚旅而得居无咎无譽復以周易筮之遇復之无妄貞曰復亨反覆其道七日來復悔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喟然歎曰棄妄而復眞神有明訓小子不德敢貽悔吝於是發篋嗽稿焚之於西堦之上先以杯酒盤餐爲文而祭之曰嗚呼爾非汪生所作之文邪夫書契肇於上古所以濟兆民之庸粤迺聖賢繼作而嘉言懿行與夫文章禮樂筆

之載籍歷千古而道隆凡此皆以闡天理之祕立萬世之瀘而豈偶然者之所可同柰去聖日遠文辭益雜而於是蘇符張舌屈騷宋賦澷淫漢晉文人墨士各蚑聚而角技乎雕蟲六朝以降文運日替俗益靡靡而後世之稗官野史傳奇雜劇淫辭豔句日以競出雖大地爲架而有所不能容究之而月露風華卒歸泯滅亦何用勞神殫慮以爲是競秀而爭濃是固世數之盛衰亦操觚者之未知所折衷子之役役於爾也亦既匪朝伊夕而幾易乎夏冬爾不能輔我之令德而彰其聞譽於無窮

而祇以勞予之心思弊予之筆硯以妨予進德修業之功予知爾之出也非不陸離光怪足以驚駭乎流俗而瞽惑乎愚蒙而第是揆之於聖賢之道詎非遠者德而比頑童廢雅頌之樂而從事於鄭衛之風予既爽然自悔亦請長與爾辭爰集爾而付之祝融爾其灰消煙滅收華辭於北極斂逸響於東峰非我之愁然而遽謝實爾之不德而不足以相與於始終爾可以無復入我之心腹腎腸汚我之輔頰齒舌而我亦惟是先正格言之是從用儆辭而酹酒其尚鑒我之愚衷

謁卞公廟文

維年月日新安汪紱來金陵得拜謁於有晉尚書令徐州刺史卞公之廟因有感而敷辭曰學術之與事功原無二致忠臣之與孝子實匪兩途昔魏晉之式微王何之輩倡虛無之說於前夷甫之徒著清談之風於後卒使人鮮實行家尚風流上無道揆下無灋守以致匈奴猖獗中原陸沉是蓋無學術因以無事功異說之流生禍也然晉室之肇運原非有作忠作孝者立後王康寧久遠之基蓋曹瞞竊漢室之鼎而司馬負魏家之篋爲人臣而

不臣而欲臣之能臣於我固其難者是以百年之
內篡殺相仍魏晉之交實人倫之大變也瑯琊正
位喘息僅存風景不殊而北望徙爲流涕何江左
諸君子不悟所以敗亡之故而猶然執麈尾爲談
柄慕道韻爲高風坐令王敦跋扈蘇峻稱戈臺城
再墟束身無策求其砥柱中流而維持名敎者伊
何人哉獨夫子之立朝也克敦實行㞗石自甘儉
素淸勤至舉世嗤之而不顧飛彈王導之章凜然
大義諫徵蘇峻之疏允矣訏謨淸溪之役父既殉
國於前子復殉父於後學術既正而忠孝無虧嗚

呼有晉百年之間求其砥柱中流而維持名教者舍夫子伊何人哉使當日有晉君臣能舉國而聽之夫子則挽頹風而端末俗作忠孝以勵人心吾謂東晉可興中原可復事功之著將炳天壤迺當日所與共國是者執政則王導庾亮諸人耳目則劉隗刁協之徒籓鎮則王敦褚淵之輩欲以恢復中州而雪讎二帝也不其難哉嗟乎不能使夫子以事功著而徒使夫子以忠孝聞此王之不明而不獲受其福哉或天之亦醜晉德而棄其孤也夫上之無以肇人紀而饗天心下之無以一道德而

同民俗則民風無有不壞而國祚鮮有不危者此天理之必然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則夫子其人是矣不有夫子人心不幾乎死歟紱幼習簡編已深景仰今觀廟貌益切瞻依敬拜休風用伸鄙論矢辭甚碩靈契予衷

祭福壽將軍廟文

辛丑冬月紱至金陵拜父塋畢歸自鳳臺門道過有元守將福壽將軍廟前因入門拜謁且沽酒爲文而哭之曰理之在天下者歷古今而同然而成敗之數則匪人之所能爲而操之自天自元綱之

解紐天下潰其波瀉羣雄蝟起而爭鹿守臣判紛而遁跳獨夫子之矯矯將砥柱乎江流旣孤城之不守猶巷戰而未休卒結纓而就死終委骨於荒坵嗚呼昔張巡之微秩迺百戰而緩勍虜於睢陽何夫子據長江之巨塹而不足以遮乎有明其天命之有歸抑人謀之未臧顧智者不爲無益之死而仁人不苟免以偷生固不以盛衰而變塞亦豈以一死而沽名惟一是之所在則九死以相從且自分其無生遑暇計其有功胡多讓於余闕亦汗流乎危素允蹇蹇之匪躬洵予懷之所予苟歲寒

之縣臻非斯人其誰與踞墩辭而涕隕尚翮然其顧予

哭方正學先生墓文

有明方正學公葬於能仁寺後湮沒者蓋幾二百年矣迄萬歷辛巳新安汪清簡公爲南客部始訪得其處爲封築立碣誌之又置田以祀之于後王趙二宗伯迺因其故迹而爲之建祠豎坊及今人知有方正學公墓祠者實我清簡公爲之嚆矢也嗚呼正學公之忠烈固夫人而知之者也胡正學公之體魄所藏迺至幾二百年而莫爲之表哉是

蓋正學公實建文之臣而當時御宇者則成祖之裔表章恐觸忌諱而莫之敢行抑亦以心無忠孝之忱則視前人大節與我漠不相關故雖過其墟而寂然不爲之動念也然及至我清簡公始爲表之而王趙二公又從以踵爲成之而神光二君究未聞有加之譴謫以爲不當然者是可見直道長在人心忠烈之彰雖仇讎不能爲揜而逆倫之行雖子孫不能爲諱矣不亦傷乎康熙辛丑清簡公之元孫敍以謁父墓至金陵適有事過能仁寺惕然心動因入而拜於其祠又拜之於其墓泫然而

流涕曰嗚呼君父之倫自天定之矣世變不知其紀極而萬古止此綱常苟非爲子心之所共是胡爲乎毀其墓而悽愴惟物欲斲其天性斯人紀之淪亡若人心其不死寧不知忠孝之爲臧惟公之仗節以全歸囹圄歷萬載而有餘芳斯爲公之片土而不朽者已頡頏於首陽批逆燕之厚頰而九死以殉乎讓皇寧非操行之極軌而以一心與日月其爭光何百歲之後或訛訛而有遺譏而香魄之所棲則聽其湮沒而弗彰蓋文皇之肉已不足食而過此而不問者更不知其作何肺腸在公當日

者旣不以九族之生易死寧忍以九族之死易名然天道終不容揜則我祖實爲之表章紋也煢煢在疚方悲蒿蔚之無依亦何心於弔古而登公之坵壟以揄揚古人齊衰其不弔況予之未及乎大祥乃行道之偶過而適以增吾之蠱傷則以予淸簡之家學至於今而渺茫雖予父泉石之風予小子亦判涣而未能就將愴予懷其何底徒哭泣以徬徨抱亚吾之戚於終天會與公同其涕滂公得以殉君於地下而予則不能殉父以長往痛五內其摧裂彼蒼天兮曷常嗚呼列山爲榖舉海爲尊

此公之所以爲奠於宋龍門先生者也予亦將以
此而奠於公知感慟之有因惟公亦其相諒

告三官文

天道福善禍淫休咎之權豈下移於野鬼君子脩
身俟命壽殀之數寧待命於胡神至乞靈祭饗則
吾儒踰名教之閑乃爭聽禨祥實異端恣猖狂之
說木怪狐妖因緣作慝庸夫愚婦奔走迷途此雖
世運之衰抑亦吾儒之責紱自志學以來傷正學
之不明痛愚頑之難覺欲障狂瀾於旣倒敢辭士
口之增多用心惟而身輓幾於夢語魂馳亦大聲

以疾呼不惜喉焦齒敝冀以身任聖賢之學亦欲使從遊者率中正之途實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爾左道祆神敢竊威靈敢操福利邇者某從學吾門聞言已久固已望孔門而投止寧復瞻釋氏而皈依茲以飲食違和適遘陰陽之疾是葢自求未嘗非必爾神之爲而或者乃罪其昭事不虔以受爾神譴謫是將亂吾教而簧鼓人心率吾儒以祭非其鬼邪正之途既不容以不辨爾神之罪尤不可以不聲　紱　用是疾首痛心齒噤髮指將假夢寐以辨證於先儒且託白雲而瀆嗽於

上帝先伸短牒告爾有神如果屬陰陽之不時非關爾有神之威福則予亦已矣姑置不言苟其實作姦冥冥竊權造化致茲災沴誘我愚民則是左道惑衆敗常亂俗而蠱我王章邪說誣民欺地欺天而塞吾仁義惟爾之罪擢髮難數　紱將明告天地胥及神人斬爾之首毀爾之身爾或有靈予言誠謬則宜先加殃咎於吾身如或不能爾其速悔嗚呼河伯之婦豈足以誑我西門佛頂之光寧得以欺吾程子魏太武之旣往狄梁公之無人聖謨猶在勿謂斯民之可欺正氣獨存勿視書生之太

尚須致告者

祭叔祖正學公文

惟年月日小子 𢽾 聞叔祖蘭友汪公正學先生之
卒也道遠未及歸奠乃具杯酒望風垂涕而致祭
於叔祖先生之靈曰嗚呼我叔祖先生而遽歿世
邪先生之德行日在人心先生之文章日在天下
然先生之道則未能行於當世先生之志則未獲
伸於一時而先生乃遽奄然歿世斯道將何所寄
歟雖然斯道之傳每有不在當時而遠在萬世者
昔孟軻好辨而孔道明朱子丹鉛而絕學繼其城

嘯傲山林而先天之易以著九峰布衣終老而尚書之傳以行乃當時之不遇則何如也今之名儒也妄行既蠅營狗苟文徒月露風華道則出入於旁岐志乃卑汚於狗世而徒以掇拾前人之唾攘竊一世之名以方且自謂藝苑名公儒林翹楚其以視先生所著作吃吃煩言如含瓦石拘拘一說若守葫蘆固宜其有笑之爲狂而嗤之爲腐者要之大道無終隱之理人心有不死之眞是以世之人雖或笑先生嗤先生而卒有不得而非先生者則後世之宗仰先生安知其不與鄒魯紫陽不朽

也獨是春風和氣近眴鄉隅秋月冰壺光昭族屬吾族之英其於先生而考德問業焉者非一日矣今一旦遐棄人間將吾族之子弟孰為瞻仰而一鄉之風教何所維持道學之明於後世者尚未可期而哲人之萎於一朝也已空勞想望矣嗚呼痛哉紱之父紱之兄蓋皆恆沐先生化雨而紱則未獲親受業於叔祖先生之門然猶憶少時嘗從吾兄往來函丈時已數蒙獎器謂為不凡因亦獲私讀先生之書而肅藉以自淑顧及長衣食四方鮮矣得親道範然偶或謁見微言謦欬固未嘗不記

憶於懷舊歲冬歸拜謁先生先生猶勤勤以德業若何著作幾何爲問知先生之屬望於紱者其亦非淺鮮歟嗚呼紱以庸近之資漫託聖賢之業雖矢蘖牆之念終無一得之長方期以衣食餘暇就敎先生以自補其不足而先生遽已遐棄人間是鄉族之瞻仰於先生者或猶未切而紱之空勞想望於先生者則益爲無窮矣嗚呼痛哉先生而旣逝矣典則猶存風徽莫繼誰爲之後以俟表章酹酒臨風曷勝涕淚靈其來假默鑒予忱

哭王陳素書文

予之來浙閩問也知交蓋寥寥耳丁酉歲始自豫章入閩交鄭子朝選又因朝選獲交其從兄若思戊戌自閩出浙憩楓溪而楓溪沈子臥菴姜子載臣二君一見如舊相識時臥菴年踰七十以風雅爲忘年友而載臣首令其子從予學越明年由載臣得交王陳素書素書亦使子來從受業又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者二人雖浮屠氏子而體銘皤然老僧書札蒼瘦吐辭典雅止齋性敦孝友墨名儒行是皆方外之良友也又明年由素書得交沈子光遠夫丈夫遠離桑梓來客他鄉閱歷

已多接人不少而與爲交遊歡好者僅此數人此子之落落不善與人哉抑亦見投好之難也亡何而先嚴卒於金陵紱買舫北上匍匐墓次辛丑復至楓溪不踰年而光遠告逝光遠忠厚謙和孝友無間而不獲永年卒年僅三十有四越三年甲辰而止齋亦歸圓寂乙巳歲予有故離楓溪復至柘浦因館朝選家朝選與予同庚乃羸病㥘然清瘦不能勝衣時若思亦自魯總戎幕歸而兩目倀然失明矣秋九月朝選又卒是年冬予治裝歸路過楓溪素書見予來喜形於面曰契闊久矣豚兒輩

日惟先生是瞻豚兒非先生莫與依也請明歲復設絳帳於此先生無棄載臣亦切切以爲言予許之而歸丙午春自新安來則素書又已告逝嗚呼素書名家子弱冠仕爲驍騎功名所就拭目可望迺年未四十遽爾謝世子雖及冠猶有童心妻已孀居年猶少壯此交遊之所不能不爲流涕者也復計余遊此地忽忽十年所謂知交僅此數子如素書諸人年方未艾而孰意五六年之間相繼云亡悲夫今楓溪故友惟臥菴及載臣二人而已載臣舊多疾幸其自玉而臥菴則益龍鍾老憊矣夫

知交亦人生常事耳乃天之靳吾亦復如是況遇合之大哉舊交如是新知益未可期矣可勝歎哉

弔方井文

改邑不改井井養其窮孰使茲其不朽厥有方公以棟撓之弱膺過涉之凶維大廈之旣傾縱一死其奚功然在公其自靖惟渺渺兮孤忠倘計功以謀利將覆載其安容夫人固各有君兮桀犬可以吠堯豈武王之非暴兮而獨抗志於黃農彼承疇之靦然人面哉歷萬世其遺羞何比干之墓兮迺至今而未封緬惟公之刺血也實忌諱於

新朝顧
聖朝之納汚藏疾與天地其寬洪豈一言之見罪
而遂没其靖共柰作忠之誰氏也舉世皆爲婦人
忍使公之闒闒也徒飲涕兮悲風繫予懷之耿耿
敬弔遺蹤或九原其可興寧不足以愧死夫今日
之臣工茲盈盈其一勺歟睹公靈爽夜深雲起猶
勃勃乎蛟龍

反乞巧文

朱明謝夏白帝徂穠金梧朝隕火星夕流月始升
而將恆序忽臨於七日烏爲寂而不飛銀河頫其

將出天宇淨而無塵士女判其如織瓜果噉其滿
庭彩縷若而紛擲已而鬅鬙高卷蟬鬢雲羅媻姍
糾纚翩其笑歌環珮鎗鎗而窣地繡裳爛爛其娑
娑羣跚跚而拜跪其切切以噥噥細語越而分明
少女婉如相從予用駭然詢其所以僉曰聽之厥
有嬴婺惟帝女孫是曰織女聰睿勤敏日親機杼
天帝憫之嬪於河鼓日卽荒逸帝迺震怒鴛衾用
離遷乎河渚惟茲七夕始令渡河烏鵲爲之寘橋
蹔憩息乎金梭獲相從於燕婉其巧笑以磋儺念
茲帝女迥異凡娃從而乞之爲巧滋多用錫惟而

拜禱冀聰明之是那予曰噫嘗聞之矣以天上之星辰固宜異乎凡惟顧斯巧之可乞予亦何憚而不爲第巧拙因乎性成恐非今日之所可移值杳杳之良宵若且羣爲乞之予將因而卜焉驗斯巧之誰施已迺蟲聲四作人語寂然斗杓蹬磨而西指雙星跂彼以中天兔魄依山而欲入宵衣溼露以廉纖女伴嬋媛而就睡予獨憑檻而觀焉迺爾天樂雜鳴彩旗霞煥雲若騰乎足閒風忽生於耳畔乍漫汗以乘查遂神遊於河漢若有人焉眇其愁予珮將將而彌近衣若若其漸舒異香馥其芬

馥彩雲幢而相隨予方卻而不前彼已鄂其來遲則見夫玉貌凝霞高帔結霧霓裳約風羽衣溶露既雅靚以矜嚴亦翩然而予顧予於是悚身鵠立肅然長揖進而問之曰若非所謂天孫織女者歟鄉吾見夫世之人類於佳而乞巧今予乃忝遻於雲櫳亦願從佳而畢聆其要夫莫巧惟天不動而變豈天之巧惟若是專莫巧惟地不見而章豈地之巧惟佳是當莫巧惟人萬物之靈胡爲以人之巧而反於若乎乞憐終日七襄爲功若何自古亘今所成幾多斯民之巧孰佳所與斯世之巧孰佳

所爲盡亦牖吾之兆矚而釋乎吾之所疑織女若曰嗟爾非新安之腐儒敍乎予固有巧非女之所效也予且數子之拙而子爲自悛焉夫子之弱齡聰明惠龢及乎既長心志孔嘉過目成誦細大畢羅貫串經書通乎百家天生爾才不爲不多八尺之軀昂藏四體偉矣成人卓哉男子際㬨世之雍熙得茹龢而譽處天生爾遇不爲不美顧乃徑行自遂矜己傲人甘肥遯以自高竟泥古而非今足不蹈環棘之闈口不唫制科之文有華之聘誰及旁求之詔孰臻羌獨守此而不變是何其拙於逢

君彼老子者嘗孔氏之所師而釋迦者亦舉世之所欽子獨詹詹而誹謗欲不共與之戴天亦誰肎祈爾於冥冥是何其拙於事神人皆競於錙銖子獨規於行義人皆慕於豐亨子獨安於衡泌既歎苦之畢嘗亦飢寒之迭至釜每覆以生鼃妻枵腹而掩涕尚矜乎一芥之不取終不以顛連而少悔世亦誰知子之好脩是何其拙於營利人皆尚乎虛文子獨闇而守質人皆務於餙光子獨耿而抱直既踽踽而誰與之同行亦睘睘而誰與之並立尚侈然其自憙謂子之有此姱節舉世厭之而不

羞舉世非之而不忌日嘐嘐然其則古稱先是何其拙於媚世天子子以巧而子迺果於自棄人敎子以巧而子迺曲爲規避如子者固斯世無用之人而愚僻之士也我其如爾何哉對曰予拙誠然請問若巧織女曰巧由心得匪可言傳吾且與子博依以爲言葢大功不勞大才不庸自勞者身病自庸者禍從葢觀於蠶藐茲一蟲吐絲以自縛作繭以自烹是故君子不自高而忽衆智士得焉以之藏用長袖善舞多錢善計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葢觀於臬同種共類得土則肥失土則瘠是故君

子不獨立而遺世智士得焉以之附勢瓠雖美實無花不成士雖美質無文不行盍觀於織爲質自均爲縞則賤爲錦則羸是故君子不直情而徑行智士得焉以之飾身皇王異俗古今異宜花競於春月生於西盍觀於衣章身是資今迺元黃古則羽皮是故君子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智士得焉以之趨時對曰誠有然哉自用非才自勞無功然則聖人胡事於創制而君子胡事乎登庸而五帝之平成胡以至今爲烈三王之禮樂何以歷千古而稱隆賈必多錢士必附勢然則脇肩可以不

病墦間可以不恥而富貴利達何以卒非奔競之所可傲吠畝販築之間又何以猝然而奮起且也虛文繁而忠信薄英華露則元氣佻謂無花不實則千葉之桃何以不如阿駔謂無文不遠則松柏之拙何以獨蔚然而競節於後彫枉已者不能直人狥人者必先失已我將爲菊爲梅以爭勝乎霜雪而何競乎春風我將立德立言以痞痳乎三王而何懷於叔季是故佳之所謂拙者洵予之所安而佳之所謂巧者誠非予之所及也織女忿然投秋曰吾固知爾爲新安之腐儒也是何足以言巧

渺然乘風不顧而去

代畢文遠祭黃介玉文

人生之不可常者數而哀戚之不能已者情是故膺五福以考終衍會元而不替此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如公之死而又奚悲焉而屬在至戚有不能無潸然動哀者則以哲人之不可復睹而又歎光陰逆旅之無多也猶憶公嘗自言之矣謂夫洪範之稱福者五惟壽以享之而考終命以成之予年過八旬以衍矣家雖不富衣食有餘且幸精神有加身少疾病雖無令德及人然樂善之誠未

敢倦也況乎子孫四代芸芸目前尤洪範之所未及言者予苟得考終正寢從先人於九原人生至願足矣夫復何求斯言在耳而公乃奄然逝矣嗚呼歸眞之樂公已含笑幽冥而吾儕猶悲哀隕涕於公之柩前公得無笑吾儕之不達歟乃情有不能自已者詛屬朱陳交深白雉而高風如見晤笑無期值輇車之既駕竟長往而不迴矣乎公雖享壽八旬而在予則曾若訂交之未幾也其將何以爲情茲當祖奠肅具菲觴公如有知髣髴來格

祭子政兄文

夫哀死之心固觸感而同然然合志之同方則躋念其益專惟紱之於兄也雖族屬其已遠而適開吾兄之卒也則不能不涕泣以洏漣嗟吾兄之行藎沈毅而有守而吾兄之志則希聖以希天初博觀乎諸子繼沈浸於儒先鑽研於文義之細貫通乎大道之全遂奮然而秉筆以探乎大易之原憤辭章之末學徒盜竊於陳編終爲人而喪己害有甚於異端乃敦行而實踐以終老於林泉年八十以有餘日六經而不倦不見是而無悶亦誰識龍德之爲潛惟紱之落落於人羣也乃獨與兄其繼

綣綣。既仰承於訓誨，兄亦下問而忘年，方擬議以相參，冀微言之共宣。孰意天其不弔，兄遽然而遽奄。嗚呼哀哉。睠末俗之流波，日滔滔其不還。覩吾身之既藐，徒矻矻於丹鉛。傷吾道之日孤，痛老成之盡指。傳此者孰爲之後，授此者孰爲之前。予子然而誰語，空隕涕其如泉。兄靈爽如不沒，亦尚其抱恨於斯言。

告旱魃文 辛未歲大旱民多妄見以爲旱神也作此祛之

告旱魃。惟天時雨澤，本均四氣，以無慾。上帝好生，豈阽一方於不穀。顧茲亢龍之不悔，竟貽秋稼以

如焚艮由人事之招尤或亦神姦之作慝惟爾女魃降于元女來詣軒皇雖邀功於一時幸戡蚩尤之亂實流栽於百世終釀雲漢之憂上違天和下絕地德淫浮蝃蝀禍被巫尫昭爾無艮之惡何辭投厠之誅不搜逃匿之踪難靖焚田之烈爾縱目高於頂豈眞力大於身卽令疾走如飛未必絕塵無跡我既得爾之形則爾神其奚遯爾宜服爾之罪速消滅以無留文告急如律令

雙池文集卷之七終

雙池文集卷之八

傳　墓誌　行狀

婺源汪紱稿

沈臥菴傳

臥菴沈蟠會稽諸生也少負奇氣落落不與世合以其蟠而未飛也故自名曰蟠抑蟠者磅礴之意也謂奇闢之致有以磅礴乎天地也不屑屑於佔畢而載籍無所不覽不律屬辭若不經意而吐屬清雅視天下人若皆無足當意而於人無所不交值數奇而不以得失介蔕終身不得遇而能以泉石自樂略無悲憤之心然於富貴不能諂於貧賤

不能驕放復不羈略無邊幅遺落世故遠志無際世之趨慕榮祿者既笑其愚而拘方之儒復譏其放以故終不耦初臥菴隨父寶樹公來鎭楓溪因家焉迨甲寅耿變浙閩間流離遷徙土地荒蕪閩亂既平而臥菴室如懸磬然卒無戚戚之意復以不與世合因放迹山水恣情麴蘖北踰淮黃遊於京師西至漢湘南窮閩海挹名山之靈秀友大浸之汪洋憑弔古人之遺踪閱歷四方之風景由是胸懷益闊奇氣愈增渤渤不能遏鬱而即其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心之所思足之所蹈禽鳥蟲魚山

川草木風雲霜露皆一一與其壯志出之於詩其爲詩也慷慨沈邁風流自喜俯覽一切仰拔塵表其平近者乃淡永幽閒要自有煮石餐霞之致又以其曠達旁通於釋老皆究其指歸而一時禪和之子黃自之夫且於臥葊師事而請瀧焉好談兵而不濟於用卒以不耦退寓楓溪嘗語人曰天下事業無可爲者予志既未得遂第生以杯酒吟咏自娛死表於道曰會稽詩人沈蟠之墓亦足以畢吾事矣然亦不得而知其所志果安在也康熙庚子以年老歸會稽臥葊詩集予既爲之序矣茲復

為作傳焉俾後之與臥菴同志者得睹此而神交也

汪爍人曰詩有之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噫何言之壯也臥菴之志不可知讀其詩觀其為人則其志亦約略可睹蓋高視闊步自不可一世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嗚呼今之人其機巧之智鄙猥之腸側媚之態奔走之辱窮汙究下不忍正視以視臥菴之灑然自遠何翅霄壤而或者且以是惜臥菴愚臥菴且羣而咲臥菴是蛣蜣團糞壤而笑蘇合鴟鴞得腐鼠而嚇鳳凰也其與世不合也不

亦宜哉雖然使臥菴而與世合則亦世人之志而烏在爲臥菴之志歟

游董二節婦傳

游節婦談氏其父構李人以外授校尉從征閩中遂家焉生談氏長適婺源游周慶游亦從戎士也談既適游恩好甚篤游家貧談有無相共從無摧謫聲無子生二女八年而寡鍼黹給食撫二女雖至愛而教之甚嚴浙閩之交土沃俗漓淫風流行幾于鄭衛二女以母教貞潔姿重人皆賢之雖有浮言不敢以加於游室也長女適柘浦周早卒次

女適豫章鄒鄒客依妻母家
游之近鄰董節婦瘦瘤女也有二子而寡夫卒時
守在襁褓瘦竭力撫之苦節與游節婦等今二子
皆成人可給養矣

雍正元年

今皇帝郎位詔曰朕維旌表節烈以勸風勵俗軍
民不容異視嚮民間節婦例得上聞以擾旌奬而
營衛軍兵妻婦雖有苦節不獲上聞以就湮沒殊
爲闕典今後凡屬營衛軍兵妻婦有能自二十五
歲以下喪夫守節至年五十以上而無物議或守

節暨二十載而身故者俱得與民家節婦一體上
聞該營衞主將詳查具冊行移郡邑儒學申達藩
司會同督撫學政勘合果與例符即便奏聞以憑
該布政司給銀旌表欽此
楓嶺營故兵丁姜維熊妻虞氏夫卒守志上事舅
姑下撫幼子克盡敬慈年四十餘而卒其子以
恩詔故以其事上請於營將張張核令百隊鄰右
具冊結行移江邑申詳藩司藩司以冊結不符往
來駁詰經踰年竟不得上達而寢游婦貧且無子
董婦雖有子而無力莫或有言及之者

營故字識祝某妻姚氏賢而且能其夫嘗任俠初頗殷實多田宅後更蕭索卒之日立錐無地姚截髮矢志撫其孤女工自給稍有蓄積子長復爲營字識略復舊田宅以

恩詔故將以其事上請因姜已詳請而未獲止達遂中止俗無所勸益淫泆云

汪燦人曰婦之於夫猶臣之於主古從容就義之士照耀天壤炳光史冊者落落可數耳然主臣之義達於上下好德之良人所同具腓屑閭巷之中豈遂無忠主殉義者則微乎其微未得依日月以

就湮沒良可惜也婦人處豐厚之家守從一之義此婦分之常卽義重恩隆感激自殉亦非難者惟是上無所怙後鮮可期身切飢寒之憂外無期功之助而卓然自樹不爲俗移此其發自天性初非有爲而爲之者則謂之與武侯文山輩爭烈可也游董二孀是矣董有子而游無之是游之尤難於董乃今

天恩滂沛下賁閭閻二三有力之家羣得粉澤以沾

寵光而茹荼苦節之孀反無由以上達不亦傷乎

姜之母求而未得祝之母更不敢求矣若游董者又復何望哉又復何望哉

辨正老聃列傳

古之載籍闕有間矣而治緜者從而棼之然讀其書其人可知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歸而道益尊弟子蓋三千焉顧後世所稱述言人人殊或曰老子姓李氏字伯陽楚人或曰魏人乃孔子之時楚有老萊子者及後周太史儋適秦道周秦分合世數皆疑是以

爲老聃而煉養之士又別有所稱魏伯陽者服古者將何據歟余讀曾子問篇其所述孔子老聃之言禮可概見矣而老子之言狹小仁義委棄禮法與曾子問之言乃逕庭異其贈孔子以言又不過皆發晦免禍之術而孔子退稱其猶龍此何以說之曾子問篇曰孔子從老聃人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孔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櫃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於患曾子問於孔子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

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
蹕老聃云由是觀之聃之於禮也嚴矣若迺道德
亡而有仁義忠信薄而有禮讓異乎吾所聞而後
世猥稱老子儒者或從而和之異哉

汪爕人曰宋儒眞西山之言曰百家之說唯老子
所該者衆今略摭而言之若曰慈曰儉曰不敢爲
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
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曹參漢文
以之然富而未教也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方士祖焉曰將欲翕

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陰謀之言言兵者尚焉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揉之言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玅用則蒙莊氏因焉而淸談者效之述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所自出也述陰謀之說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藉而甚淸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毒要之濫觴自老氏始予觀夫老氏之養生也要以自私有我惟其有我是以厭叢脞而遺棄事物芻狗禮法以安苟簡卽其所爲近

理之言亦一於虛無毋乃太簡漢文之治小康幸
也欲翕固張欲奪固予亦其私我之術所言一致
耳一於苟簡流弊何所不至是以言儒者則詘老
氏言老氏者則詘儒道不同不相爲謀石梁王氏
曰孔子問禮之老聃非老子作五千言者
汪燦人曰老聃之非老子明矣以予所聞老彭魏
伯陽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而五言殊事異言者
彼此相附文不雅馴茲不具論論次其可據者以
正從前之謬
彭祖者陸終氏之中子籛鏗也邑於彭而子孫祖

之因謂之彭祖籛鏗事虞舜及夏之時彭爲啟滅觀至商時有老彭爲商大夫信古傳述孔子竊比之時大彭氏爲諸侯伯蓋籛鏗之裔歷夏迄商凡八百餘年而絶世云莊周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殀莊周之放言也

魏伯陽不知何許人著書言煉養之術大抵祖述老子養生或曰戰國時人或曰黃帝時人

老萊子楚人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娛親之志其行蹈忠而行信終日

言言不在尤之內處賤不悶貧而能樂隱耕於蒙山楚王欲親見之辭不可著書十五篇

汪燦人曰老萊子所謂賢者乃觀其書則大抵道家之說與其事行不類以彼孺慕於親謹言愼行是豈與伯陽之煉養史儋之術數莊列之放言同日而語老萊子之書蓋非其本然好事者爲之

鄭朝選傳

人世順逆脩短不齊之故固非數之所能窮理之所可必而或者必執福善禍淫之說以責之彼蒼則彼蒼亦無以戡其責望然以鄉邦善士德業無

期而薤露易晞遽從天折則君子又不能不爲悼之如柘浦鄭子朝選行九諱廷舉者其人是矣朝選少補邑庠生慕義强仁鄉邦稱德有素康熙丁酉予獲與交隨即別去雍正乙巳寓其家乃得深觀其爲人大抵寧靜而不戾於世和樂而不流於汚慷慨好施而澹於嗜欲應對賓客則謙光藹然危坐接談終日不敢少怠退則焚香嘿坐左右圖書是其德器不凡蓋有得之天性使天假之年以益充其學問則於以窮理盡性而漸進於聖賢之域也蓋不難矣余方相觀而善思睹其道學之成

而不謂天奪之年奄然遽逝於乎痛哉朝選生於康熙壬申卒於雍正乙巳享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昆弟諸姪如喪考妣所居鄰里洟涕交頤凡所交遊無不太息淚下往來行道之人無問識與不識皆爲掩涕四方賓客自顯者以暨編氓無不奔走來弔噫異矣余觀當世之享榮名食天祿者多碌碌無所短長於世生則無與人羣死亦隨其自化則自父母兄弟妻子其所親暱而外會寂然不一動念而朝選一介之士乃何以得此其從弟某乃拭淚而爲余言曰兄承祖父薄產弱齡喪考兄

岐嶷特立儉弱自守故能保有厥家以無隕越其慷慨狥義尤爲得自性成而吾鄉多貧一凡婚娶喪葬緩急多假貸於吾兄兄每傾橐相周唯力是視計吾兄自弱冠以來其爲鄉黨排難幾何事解紛幾何事賑䘏寡卹孤獨惠行李者又幾何事歷難悉數近者辛丑歲歉鄉人貧者懸罄待斃兄戒家人日食薄粥而竭倉廩以賑貧乏不足則復毀衣資告糴鄰境以濟之日者方謀與昆弟以其餘仿置田地效朱子五夫社倉之法以期永久而賫志未就遽以不獲永年斯固家之不造抑亦此鄉

之人爲失望也夫予愴然曰洵若是歟則其深係念於人心者誠有由矣其弟國學生艮佐復抆淚而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吾兄之立心行事雖不敢進比於賢聖宜亦不至獲罪鬼神而招尤上下乃不唯不獲食報而反殀其天年是福善果無可據也是禍淫果不足懲也是且沮爲善之心而益使惡人之得有藉口也然則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予愀然而應之曰令兄之勉於善也其果將以干福歟仁者先難後獲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謂爲善以干福則爲善之心已不誠

矣吾知令兄其不然也天命之吉凶靡常人心之是非有定有定者理之當然靡常者數有難必君子亦勉於其所當然者而已且予嘗默觀於天命人心之際矣天無所命只在人心人心所同然卽天之福命以令兄之係念於人心有如此者則天之福命固已與爲無疆也矣壽夭何必年哉況善人之食報不必目前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君子亦勉之而已而又何悶焉良佐稱謝而退朝選遺腹一子予恐良佐之怠於善及若子之難於繩武又深懼朝選之以行善而夭其名未彰無以廣勸

同有是心者於天下後世也因畢書其言以爲之傳冀輶軒之表潛德而發遺逸以風聲而勵俗者或有採焉

飛生傳

飛生者名鼯姓蝙蝠氏其始石州人也蝙蝠氏之族類多技而窮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泅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然而善導引延年壽或至百餘歲不死故言脩煉者每稱述焉其婦人之孕子也且飛且乳不知有生育之艱又目能夜視蚊蚋而晝則不見泰山故醫家

亦宗事之謂其能治産難且善明目云昔黃帝正
名百物而得蝙蝠之族異之以其形體皆扁而方
幅也因錫之姓爲蝙蝠氏逮夏桀時其族人迺稍
稍遷於瓦屋與元烏氏爲鄰國元烏氏者少昊之
臣也其族之顯者曰卨于唐堯時爲司徒敎民以
人倫卨封於商其後至成湯而有天下事詳商湯
本紀中其微者乃自山遷於大梁與蝙蝠氏之瓦
屋鄰於是蝙蝠氏之子鼫與元烏氏之子乿爭晝
夜蝙蝠鼫曰吾晝而求食夜而安居子柰何獨夜
而塗泥晝迺偃處邪作息違時是謂逆天逆天不

祥元鳥鳦曰而自作息違天反以讓我久之爭訟不決乃質其成於鳳凰會鳳凰他出不相值歸過鵂鶹鵂鶹者隻孤氏也鵂鶹曰二子何之二子具以實告鵂鶹曰盍信宿乎吾將爲二子決之居有頃夜遊薨薨蚊蚋四作鵂鶹謂鳦曰子見之乎曰不謂鼫曰子見之乎曰見矣鵂鶹曰吾見鼫之所見而不見鳦之所見見卽晝也鳦竟以不得直鳦歸以蝙蝠氏爲不可與處也復徙其族於山以去久之鳳凰氏徵貢於蝙蝠蝙蝠鼫曰彼衣羽我衣褐習俗不同本非族類柰何以責貢於我麒麟氏

復來徵貢蝙蝠鼴曰彼走而已我乃能飛非我族類何庸貢也居無何鳳麟爲好會於坱壚爲道其事皆喟然歎曰彼所謂非禽非獸雖王者之化將如此異類何故蝙蝠氏竟不君其君中立無所屬其別族有居胡者曰鼩能迅烈飛食熊虎或曰此即四凶所謂窮奇之後又有居岢嵐者曰鼯好食火煙皆鼴之族也要之蝙蝠氏皆隱伏爲怪誕之術傳畫作夜反逆天道西漢之衰有學飛於蝙蝠以干王莽者王莽爵之爲都尉及唐太宗時有張果者以導引脩鍊及星日之術干太宗太宗將妻

之以女張果不受其後不知所終時李淳風識之以爲亦蝙蝠氏之苗裔云

太史公曰世皆言黃帝封禪合不死而赤松子廣成子實爲黃帝師及後世言煉養之士則又推宗老子豈以谷神不死之說而附之者歟蝙蝠氏非有長技異能而徒以導養延年表見於世迹其隱伏怪異反逆天道宜同梟獍之誅矣乃亂以直道而見詘於鵂鶹而䶂以異端得岸然於麟鳳不亦傷乎今世之崇其術者乃謂䶂爲婺女之精隱怪之端日興而不熄可勝道哉

傭者趙百萬傳

賤莫賤於行傭富莫逾於百萬此其不相侔豈顧問哉而乃有以至賤名至富之名者其爲人也樸魯寡言笑稍通字墨年三十未有室家衣食行傭身無長物夜靜力閒歌謠自適忘其爲身之貧賤也詢其姓名曰趙百萬余訝而謂之曰家有百金不事耕耘家有千金坐而役人何其子以百萬而行傭也哉對曰唯不然百萬其崇高歟行傭之人亦百萬也行傭其賤行矣百萬之子亦行傭也余曰何曰茫茫堪輿夐然無垠人生其間眇然有身

一身雖眇爲物之靈負一涵五含眞毓精役動用
植食味聽聲何莫非億萬不貲之富也歟同此知
識同此性情具此而來全此而殞孰富孰貴何賤
何貧不以貧賤而損亦寧以富貴而增此吾之所
以快然自恔而百萬是名若乃狗苟營財蠅營逐
利則雖使富擅陶公錢推鄧氏然粱肉亦不過以
果腹輕温亦不過以適體采色亦不過以悅目聲
音亦不過以娛耳而彼且囂塵旁午情思束縛側
媚勞形送迎僕僕或乃持籌會計窮夜繼日旣懼
人之己欺復憂人之己忌畏首畏尾含垢忍恥戚

戚子懷不能自已將人役有不屑爲而鄉黨爲之不齒百萬之與行傭其相去果何似哉曰誠如若言則富不可爲矣富不可爲而又胡爲乎事此百萬之名也對曰富不可爲而可爲也顧所以守之者何如耳莫貴唯人人不自賤誰得而賤之莫富唯人人不自貧誰得而貧之莫全唯人人不自毀誰得而毀之吾也行傭於世自荷鋤挈畚而外無奢願也售力自給自飲食衣服而外無他累也抱眞守樸自陰晴笑語而外無巧令之容也吾葢以吾心役四體而不以四體役吾心夫是以能自恔

誰得而奪吾之所謂百萬者彼夫擁素封之實有百萬之富而終身焦坎憂勞以親辱人之行死或顛仆無以貽子孫以長貿怨尤於末俗誰實使之以彼不役百萬而反為百萬役也使百萬之子而能若予則不求盈而亦無所歉不求得而亦無所失不求譽而亦無所毀不驕人而亦不為人所驕澂而飲飢而食嘯清風歌明月日用不踰其素朝夕聊以自娛不亦可快然自恔而長保此百萬之樂也歟故吾之名此非第以自名也亦將以戒天下之有百萬而為百萬役者余是其言而與之歌

曰

不求盈以遠歉不求得以免失毋多憂以自適無富無賤守之惟一惟其然所以自全余因以傳斯人之言

貴陽王三丰傳

王生三丰者貴陽人也幼讀書聰明穎悟父母特鍾愛之年十七夜夢張三丰授以符籙及鍊養之術遂遺棄世事馳心方外禁之不可歷年餘逃不知所往後貴陽大疫王生乃跣足衣衲而施藥於市投之輒愈計前逃去時已二十餘載而王生面

須如舊不改父母强之歸不得人與之錢不受與之酒食酒一石不醉食至豕不飽日暮尾其所處則遷徙無常大抵深山中藉草趺坐人問其初得張三丰術也遂襲三丰之號然或隱或見靡有定所人或痁患厲虐病疾欲延王生不得則焚香火密祝禱之王生適隨以至貴陽人益神之或數家同禱而王生一時徧至或方留此家熟睡而彼家復有王生醫病然亦往往而不至怪怪幻幻不可致詰雲中穆文卿官貴州撫標中軍官患痿痺手足不遂如僵尸或教之禱王生王生請見家大喜

引視穆生曰無庸藥但同寢一夜可愈穆點頷王生就榻抱穆足呴煦之溫氣自湧泉而上以達於心坎又呴煦其首溫氣自泥丸而下交於黃庭穆豁然起手足便利如常人矣穆甚神之留與語文理燦然言論清逸問以元術曰自求口實奚事元門人生於天天實事我我不事事而拂天求長世未之前聞曰先生何以至此王生嘿然穆曰有後期乎曰將軍至京華需再會也贈之百金不受而去穆後累任參戎以病痿廢究未知其與王生曾再會否

汪燦人曰余客柘浦柘浦有農家子偶牀第得一熟豆咽之遂腹果不飲不食而手足便利動作如舊俗大駭異謂是得金丹證仙籙矣衆簇觀之然實無他奇惟面色熾然欲炎行步類患狂狀言則勸人茹素修善葢禨禨一愚民而已迄踰歲亡何身殭戒癘飲食狠戾俗更厭棄斥逐之無復謂其仙者所傳王三丰事實閒之穆參戎其醫穆似有異據而他則穆亦得之傳說程伯子曰脩養延壽理固有之若白日飛昇乃必無之事但縱使養得長生亦是造物一大盜誠哉其言柘浦之農家子

可識矣聖人不語怪而人情乃好怪不可解也然王生以醫顯而彼農家子或反成癘王生果古于古流邪抑文成五利之輩乎夜郎固鬼俗而從來執異術者多託之醫王生自求口實之言非悖道者而蹤跡之詭異如此亦獨何歟

余子疇傳

先生姓余諱紹祉字子疇初號元邱明太僕見田公諱一龍之孫太學生斗墟公之季子也生而純篤疑爲不慧及稍長乃負俠好客泛濫百家習諸技巧爲豪舉事明當隆萬之末林三敎主之邪說

風行雷疾先生亦喜奉而講研之年十八始折節讀書築室天鄣山中天啟庚申補諸生名噪郡邑浮梁尚寶黃中介公見而奇之授之以軍旅及王遁之學歲丙寅魏璫恣惡海內知名士悉遭荼毒黃中介坐講學追贓遣戍先生不畏株黨往慰且助之富順僉先劉公爲婺源令劉以見田公德政在蜀爲訪其後先生僅以名通未嘗干謁其氣節孤介類如此所交人士如黔南中丞少鶴邱公蜀山許事尹思聶公會稽直指楚畹金公四明都憲留僊馮公皆器重焉餘若瑞屏顧公仲馭周公石

渠吳公歆光梁公寄之方公芑山張子則爭纂趨之惟恐後同邑平樂守問石詹公及其族大理大鄣公吏部少原公皆已大耋而與先生爲忘年交以昆季相師友在方外則浙僧薄塵道士李隱雲皆臭味也又因薄塵走天童參密雲和尚歸而更號疑菴坐晚聞堂時年四十有五蓋厭棄時事甘枯寂矣崇禎辛已鄰寇剽掠鄉邑先生乃集鄉民憑險阻行以兵法寇敗遁去歲壬午鄉試不第歸瞿然歎曰吾自癸酉所發憤者爲國事日危冀出而援之於萬一耳今年力日衰何能待乎遂遊覽

名山以求靜住無所得而歸甲申李自成破北都

烈皇守死先生聞訃哀慟咯血不止悒鬱成疾明

年

大清兵下南都明故大中丞正希金公保聚新安

先生將往共事不果兵憲我求唐公召募未集而

新安下先生乃裂衣冠緇服入高湖山更名大疑

大帥某使人索書不與莘婺者設榻招之且聽用

漢儀不往或勸之以保全家族先生賦詩謝之莘

知其不可屈乃止是歲臨川令閩季曹公孝廉未

齊汪公謀舉兵入婺不克汪死之曹逸爲僧先生

設位哭汪而以詩貽曹且慰勉之嗚呼此豈以生死動其心哉是歲九月自營壽藏於思溪芑山張爾公預題之曰明布衣疑菴先生佘子之墓先生又自爲文以識之戊子歲正月十有二日晨起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五十有三先生善書法神骨蒼然隱秀而不露嘗自評云我書如孟德躍外靦粗醜之容內藏舉臼之力語其色不足以充閨閤侍兒其德能驅天下之美婦人而奴婢之有海商爲日本王求書者曰彼國中以十犀易一幅先生大慚悔曰吾以心性供人耳目之玩於身奚裨徒令

紙絹貴耳遂不復書其幼未嘗學詩而意與興會輒自善詠迨長且老詩帖山積每醉中作狂草里人得之以越境換米其所師法在唐則長吉樂天在當時則以太初天池石公秋潭伯敬爲最而尤喜中峰石屋之作曰出語要開人性靈徒字句好何益又嘗讀某人詩曰不能爲郁拙句非長技也晚以自遯於禪每痛遺文辭而不能絕所遺詩稿一卷及雜文數百首又元邱素話一卷其再姪孫知章輯而合之曰晚聞堂存稿

汪燦人曰子疇先生天性忠孝而終老於禪其龍

溪邪說有以中之者深邪抑時變憤逼於心不得已而託之遯世邪以觀其動念君親不忘欲死可不謂有志當世哉然而素話瑣談天童訪道噫何溺也吁嗟乎有忠信之質而不知所從以幹濟之才而不膺於世至徒以禪宗詩伯稱也意亦運會使然不可悲乎

汪文川傳略

汪作楫字爲舟號文川又號愚溪婺北莘原人其父太學生　公孝友正直好義樂施年四十始生公公性情淳厚行止端正事親順接人和臨財

廉取與義蓋自其少時而已具成人之志及父卒
公益念作求世德發憤進脩凡父有尊祖睦族之
謀而未獲就緒者皆力爲成之卒繼先人之事生
平手不釋卷雖時值屯邅困阨而吟咏自若儒林
悉推重之雍正甲辰登進士教授淞江正己率物
嚴立教條祁寒暑雨講學不輟刻有雲間課藝藻
鑑特精又減俸以脩學宮減膳以資寒畯士氣益
奮至今列巍科登顯仕者猶不忘文翁之化焉致
仕歸儉薄自如自聯其堂曰依然寧靜學問猶是
澹泊家風其清操概可見矣至於鄉有善事則必

力爲相成邑有公舉則必倡爲輸助邑侯吳君爲詳上憲扁獎好義維風四字以表之年八十終所著有經濟彙編郡守關中李公極賞歎之又有愚溪詩集嗣刻行世論者謂公之功名雖未顯而所學自足以表見當世矣

余淡菴傳

先生諱華字協于改字積中婺北理源余晦齋公之季子也晦齋公諱道生字易昉文章德行爲學林所宗邑志詳矣淡菴先生生而聰明穎悟讀書過目成誦而性質端莊醇恪如老成人晦齋公極

鍾愛之及成童四子五經及濂洛關閩之書無不
諷誦通其大義勝國之末異學爭鳴至
國初而餘風未殄先生恪守庭訓時抄撮先儒語
錄學蔀通辨以講明而切究之而其所服膺弗失
者則尤在近思錄一書是其於異說似是之非辨
之已早所嚮蓋醇如矣弱冠善屬文清眞淡遠而
能與經義相發明由其所學旣醇是以言之有物
非揣摩家所能及也旣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其
德器粹然孝友純篤年當授室貧不能娶晦齋公
爲秉食田三畝爲聘娶資外家轉以助裝先生弗

敢私也仍推與兄弟共之居親喪哀毀踰禮色養其母雖與兄弟分爨異宮而其母日用所需不敢以輸日誘家徒四壁嘗遠館千里之外藉館穀以資饘粥然歲時伏臘猶必分束脯以餉遺親屬親族中有不能舉火者量力分口貲以濟之非道非義之財一介不取動守禮法不失尺寸行笈中恆以戴記自隨其敎子弟也嚴立課程先器識而後文藝循蹈規矩以身先之其治家溫而肅其逮下嚴而有恩嘗自金陵歸僕夫疾作不能肩任行李先生乃以行李置輿中而步行累日亦卒與僕夫

工食不少減云其御事勤敏常黎明而起或治事或讀書夜分乃寐治事精詳絲毫不苟存體致用經濟裕如予家施北兄刺温州營聘先生入幕理煩治劇實半資先生力焉居鄉善排解恆以持大體正名分爲主其與人言則諄諄誨以存仁居敬里中有兄弟不睦欲徙家以避之者賴先生爲之勸諭得全其家其人終身佩德不忘且筆之爲子孫法蓋先生聰明內擅而與人相接則渾然不露圭角是以披拂其風者無不羡以爲春風和氣居恆篤實闇脩不事表暴嘗自詠云讀書求自得爲

善畏人知若遇鄉里有事則率以身先每言學者須濟人利物不當止閉門作自了漢也嗟乎君子亦躬行耳四子五經之書誰未嘗讀濂洛關閩之說誰不解言風華月露之文夫亦誰不能作而問之於身則百無一是嗚呼何不知自愧也夫惟積之於身者實而後見之於用者宏植品於鄉隅者嚴而後設施於國家者正以先生之所學如是律身如是自任如是如天假之年得以深造焉而表見於世德業應未可量獨柰何享年不永僅三十有七而終鄉邑之人無不悼之所著有篤心集皆

自道其所得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略已大備所輯有法古錄敦實編學庸輯解實觀錄四書關鍵綱鑑略先賢至論名賢論斷詩式文式及左語國策及秦漢文八大家文選宣公奏議選諸書約百餘卷皆藏於家而其精神學術則大都見於寫心集中讀其書可想見其為人矣予未獲見先生而獲交先生之孫秀書是以得睹其書而深悉其實行深嚮慕焉而樂為道之欲以廣之於世俾世之有志自脩者知所範模且慨夫晚近之世夫豈無闇脩君子獨以不得身附青雲遂致名湮

沒而不彰者應不可勝數也雖然生順死安何問後世之名君子亦躬行耳使淑身而有表暴之心其淑身不已僞乎獨是嚮慕之私不能自已因述之以爲之傳云

汪宗典傳

凡有所得於天地皆必有不可磨滅之實而當時每抑而塞之阻而阨之使之堙鬱不得自伸以幾於委棄斷絕終無復冀而後幽光所積有時而發劒氣燭乎霄夜珠明顯於瓦礫是有得於天地者之終不能以自藏也今古之顯晦皆然而文人爲

甚是以史願藏山元識尚白方其捉穎覃思神凝
真宰竟使一世不好笑若蒼蠅而況天夭惠連鬼
催長吉是彼山樗毒菌不殖而蕃瑰草瓊葩雖珍
亦瘁豈所謂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抑或者天故寘
斯人於隱耀之間使不見況於俗人之稱譽乃正
所以葆愛其眞而後以大彰其實得庶後賢之寤
寐會有神交也吾弟宗典七歲能詩其詠梅有骨
自天生瘦花因傲世開之句及稍長以古學試郡
中督學謝大賞鑑之寘之超等其舉子業亦空濬
流逸不肯爲塵容俗狀郡邑屢列前茅獨浣試輒

蹶時且已錄復黜繼丁父艱爰是遂無意進取而獨肆志於詩其爲詩疎曠條達其用情也以淡淡而彌永其賦物也以神神與物俱更有事在目前實爲人千百想所不能到者宗典以一二字到之然非藻鍊性情以靜氣平心讀之不能識其佳竟也又且優悠自得絶不喜醲酒豐肉作一毫富貴矜莊氣色間强使珥筆效之則反覺拘攣不獲自遂總不似金華殿人以故其詩雖佳而世俗多不嗜宗典益以此窮困要其所得於天地者則既有所存而不失矣人如其詩日厠身冠蓋閒談笑自

譁天懷彼此相忘如未之覺與遊者皆敬愛之然
卒不得以私寵暱之其治家和而有體尊卑長幼
秩然以序夫婦相敬如賓終身無疾言遽色蓋宗
典家世詩禮其高祖明鄉進士穆宇諱熙化公曾
祖明歲進士仙遊縣知縣起頑諱士廉公祖邑庠
生子覽諱澄公父邑庠生弱侯諱晉昌公皆以庸
德實行循循雅飭見稱鄉里子覽公家居端坐能
使婦孺皆屏息躡足侍立如欽長吏予少時猶及
見之弱侯公端方和易舉動有則每日午後常呼
子弟羅列侍側爲講小學數章婦女亦環聽於堂

後然則宗典之英華秀發固其所得於天而所以涵育其性情俾歸於中正使不至如魏晉之放浪陳隋之靡麗者其淵源有自來矣宗典幼孱弱又得痺疾常臥牀第或終歲不能起痛苦殊劇乃一與之談詩則䨇然坐起精神爽朗如未嘗有病在身者是亦其勃勃不可磨滅之見端也要之宗典之之為人寘之世俗之間所謂雞羣獨鶴夫豈獨無可傳然而未顯於時則未能與當途爭顯晦而其所必不可磨滅者則尤在於詩夫亦既幾為塞之幾為阨之妒之如瑰草瓊葩而又使之時露一斑

以見於當世使當世之人或從而稱之慕之又或從而笑之摘之終於堙鬱不獲一伸而委棄斷絕以死使天果無意斯人必不予以淸妙之資而更爲摧殘剝落之有如是極矣況其詩必可傳則斂氣珠光待時而發是必俟之有力者耳予非能傳宗典者然予與宗典交厚則不能自已於言近方纂脩邑志凡邑中之遺才軼德皆得藉以表章傳諸不朽其必不遺我宗典矣因傳其略以寄當事之人俾庶幾獲有採焉

汪烈婦詹氏傳

汪門烈婦詹氏故儒童汪睦之妻小源詹某公之女也睦兄弟二人睦之伯母早寡睦以長承伯父後已而睦之生父亦卒詹年及笄適汪門孝事兩姑敬夫睦娌恩好無間而睦家世儒也寒儉孱弱燈火晨夕攻苦不息積勞成疾詹侍牀第勞勩百端疾竟不起時詹年方二十無子夫病革時嘗以再嫁囑之詹以死自誓迄夫卒號泣數絕不能復支其所後姑慰勉之曰寒餓甘心汝其與吾共守詹已頷之其親姑憐之私謂人曰婦已苦矣忍令新婦復終身苦歎其家人曰彼一時誓言情之摯

也久將自平何庸慮乎詹頗聞之泣且歎曰吾將從夫以死吾其如二姑何吾欲黽勉以生則吾心死已久低徊久之終不能自挽水漿不入口七日自縊而死聞之者曰婦誠烈矣惜曷不稍緩須臾終乃夫後其世母之責又曷不以禮葬祭其夫而後從容以死而固若是迫也君子曰然哉詩所謂之死靡他而憂母氏之不諒也然惜乎當日未有以養姑之義告之也雖然婦天於夫天天之性也有夫而後知有舅姑故爲夫服斬爲舅姑期先王之制也然則本之性情而殉夫之志不容議矣婦人

不讀書率性爲情情之所之急不暇審一往不堪自返惟恐或有它焉將百歲之後不獲歸於其居則悔何及矣是以及初喪而早爲計詹自念仰失所天俯無所恃則此身爲已死之身而二姑之奉葬祭之事幸叔氏叔婦可重託焉則吾殉吾夫焉耳故其於將死之日令家人移其夫櫬於東偏而自沐浴盥櫛密縫其衣然後經於內寢嗚呼其自珍至矣士君子身任家國時當危難其必竭力盡心期於有濟誠不徒以一死塞責然亦必內揆之身外揆之勢其猶或有萬一可圖則留其身以勉

圖之不然亦生不如死死且長恨而已況於婦人其何能自必焉詹氏其知所自揆者乎惟時詹氏之死兩族高其節烈咸奔走祭弔四方觀者如堵事聞於官官府咸嘉歎之督撫爲表之曰玉骨生香此康熙　年事也迄今乾隆甲戌邑侯俞君及鄉薦紳共謀重脩邑志凡邑之有善可風有長可紀者皆獲留姓字垂事蹟光簡冊焉吾族亦聚商於祠堂簡數十年來之有軼行可志而未及志者將以達之邑恍惚見婦人步於室中且聞太息聲卽而視之實未嘗有人也衆皆擬之以爲是烈

婦詹云噫婦其猶有名之心夫予故追述其事而爲之傳云

僊霞嶺天雨菴戒碑

佛氏本無親之教僧徒爲法外之民而天地兼容并包聽其散處天下又或爲之建刹置產以養之亦以其誠能堅忍嗜慾空諸聲色衆生物我作平等觀是以郵墟窅遠或山嶺險峻之區亦賴其住持資其香火以憩息行人使之廣爲接待時濟飢渴非徒使飽煖逸居坐擁厚利居積貨賄以厚其私親私人故也僊霞嶺爲浙閩通衢關嶺盤回嶛

剗登陟維艱而行人絡繹不絕故前此部院諱之芳李公總督浙閩駐節三衢之日於僊霞嶺中樓建設天雨庵招僧住持關嶺前後寘有田地山場爲畜養僧衆伏事香火接濟行人之用意甚盛也歷年滋多常住日富邇姦僧文奇等竊其肥潤假貸居賄剌金佛面以遂私謀名爲出家實則室家饒足託身空寂實則慾海沈迷猶復恣行凶橫多作不法前經邑令朱覈實其罪追牒徒配而一時漏網縱得復還潛住庵宇其徒效之皆以營私逐利厚其私藏爲異時還俗娶妻之謀其與建庵寘

產之意大相左矣適前部院李公之族孫大總戎
某公鎮撫三衢廉其僧衆非法乃逐去之而更招
僧介誠住守庵宇介誠所守泊然庶幾無蹈前轍
矣夫佛氏之法身世皆夢幻泡影露電而所戒惟
貪嗔癡所丐之食滴水難消且無許廣招生徒無
得沿門抄化所寘田產僅許優給衣食躬耕自贍
而已此皆
律令森嚴
天語煌煌而住持僧衆敢於借奉佛以營私託空
門爲利藪此豈惟

國法之所不許亦釋迦之罪人也我大總戎李公自蒞鎮衢嚴秉鑑清明存心仁恕釐剔弊端令行禁止軍民咸被其惠謳歌徧矣茲更於天雨菴留心葺蓋以嚴事神以廣接濟是亦不忘其先德之一端也吾等欲指此此菴以識李公之德又以示住持此菴者之永知所戒也因勒之石

金千兵墓誌銘

公諱廷貴其先松溪人自公之祖父始入籍浦城世以謹愿聞公生而倜儻好尚氣誼不矜細行涉書策不深求解善騎射多大略弱冠有事行伍遂

長百夫以材技拔校尉爲楓嶺營右司把總陞建
協中營浦城千總浦邑汛守遼闊兵民雜處慮有
不相能者公以法齊之所部肅然時浦令譚秉綸
張公清廉才幹自持風力落落寡合上下皆畏之
惟公臭味不殊文武和衷凡有庶言庶獄庶慎多
往來商確焉公頗廣交凡浦邑賢達者流及豪家
紳士無不交驩結納然或事干有司則雖與公密
契公未嘗爲於令請謁也張公以是益重公暨任
滿當遷秩晉階武德將軍入京待選而公以疾辭
退矣既家居謝絶宦達不言居官軍旅事雅愛書

晝親文士以時治農事訓子而已暇則圍奕自娛享年六十有八以疾終於正寢嫡配某氏先公卒子魁妾某氏出承嫡後娶某氏浦城人女四長適廖次適沈叔季未嫁魁從余受業勵志爲儒先是嫡母之卒也魁致喪如禮不御酒肉及公之將卒囑以不作佛事魁既奉命唯謹公卒魁哀毀骨立寢苫枕由朝夕不離喪次見者爲之戚然謂爲自苦嗚呼蓋公教也禮俗之壞久矣而此邦尤甚其親死其子雖衰絰在身而飲酒食肉處內生子晏如平日惟是作樂演劇以爲鬧喪設酒食珍餚以

延弔客崇事浮屠飯僧供佛一有所闕衆議譁然故雖紳士之家讀詩書講道學之儒亦且從俗而不敢違恬然不知所怪而公之子乃能介然特立不爲所惑非公之庭訓有素又安能若是而斯世猶得以武人目公也哉況公之分部於浦其德惠有以及人浦邑之兵民至今猶稱道不置也公可以不朽矣歲十月　某日魁奉公櫬葬於楓溪城西之龍井磡而以墓誌屬予予何足以誌公雖然惟予知公之有子也因書以與之而爲之銘曰茲宅惟公式正其終坵隴是崇承後嗣於無窮

贈中憲大夫朱鳳儀墓誌銘

士固不必其負異於衆而食報甚悠其隱德殆有以凝之歟抑侯之門仁義存在子孫固未有不欲稱揚其先者而掇拾一二善事以緣之則未必其皆實也二者無可徵徵之其家之長厚詩所爲詠麟趾也休寧

誥贈中憲大夫朱公諱世瑞字鳳儀世居邑之西鄉休俗喜懋遷多衣食於商賈公父諱文進卒於饒之樂平公扶櫬歸葬文進公生子三人女二人公其長也少業儒累不得志家日蕭索乃壯遊漢

上漢上固南方都會而公又長於會計自是漸豐裕子四人皆先公卒諸孫僝然惟公拮据撫之及諸孫皆克家而公以壽終矣迹公生平非有奇節然聞其撫二弟嫁二妹皆極肫篤其與人始終如一邑里閭及漢上人凡知公者皆嘖嘖稱之是庸行之常公或其無歉也公生於康熙癸卯卒於雍正壬子享年七十配吳氏生於康熙乙巳卒於乾隆甲戌享年九十有一側室廖氏子四長國鎮以子貴贈中憲大夫配查氏次國鑣配楊氏次國鈺配洪氏季國錯候選州司馬未授室四子皆先公

卒孫四長昌源以捐例起家至郡守謝未之任次
昌洲例貢次昌潤季昌濤皆國學昌源昌洲國鎮
出昌潤國鏣出昌濤國鈺出曾孫大棠大集大樂
昌源出大彬大森大林昌洲出大楧昌潤出大杰
昌濤出大棠大彬皆業儒元孫嘉熙大棠出嘉煥
大楧出公以孫貴
誥贈中憲大夫妣
誥封恭人引年
恩賜帛肉噫公福亦已厚矣食報亦已悠矣苟非
隱德何以凝此以觀公之孫曾皆英姿挺拔而振

振仁厚家庭雍睦靡有間譎則家風所承而先人世德亦可睹矣乾隆丁丑三月三日諸孫昌源等奉公及太恭人櫬卜吉於邑西之亭堂山而合葬焉因屬紱爲之誌 紱 何以誌之亦即其無以負異於衆而食報甚悠者誌公之是有隱德焉可也因銘之曰慶匪有極善惟其積海陽朱公寧必奇迹觀迺子孫爰識公德存享遐齡沒膺寵錫惟茲佳城奠公之魄潤水迢迢羣山脈脈與德俱悠永世無斁

贈中憲大夫朱定侯墓誌銘

公諱國鎮字定侯海陽朱鳳儀公之伯子也幼沈嘿寡嗜好靜立廉隅鳳儀公器之及弱冠豪邁多偉略有昂昂千里之致宗慤長風馬援大器之思父老以定侯字之其期之蓋甚遠也壯受室查氏查亦純一孝敬克相厥家舉丈夫子二長即今大夫名昌源德輝君次即今貢士名昌洲碧滄君也定侯公既巋立屹然而二子復魁梧特軼鳳儀公方顧樂之顧迺長吉多才惠連不永越明年查亦以情摯傷神相從地下矣公生於康熙甲子歿於康熙辛卯享年僅二十八恭人查氏生於康熙乙

丑歿於康熙壬辰亦享年僅二十八人多惜公之才志不羣而不克永綏天祿又詫鳳儀公之仁厚而諸子皆夭謂天其不可問雖然夫天則胡可一時問也德輝昆季皆撫於祖越二十一年而鳳儀公卒又越二十二年而德輝君始膺

朝命列職選郡守追贈公中憲大夫妣查氏贈太恭人又越四年而德輝昆季乃奉公及太恭人之櫬擇吉兆於邑西之碣頭而合葬焉囑紱誌之紱以謂士夫之世興替何常天下之人不勝億兆孰一時之壽夭禍福以責定於天天帝不勝其瀆肆

一己之憤懣私臆謂天理必無可憑天帝亦不若是懵也德輝君室許氏生二子大棠大集繼室吳氏生子一大樂碧滄君室汪氏生子三大彬大森大林繼室程氏以公之諸孫皆嶄然見頭角是公且不朽第公以偉器不獲表見遽從奄逝若不能無憾因承命誌之且銘之曰公之壽何若是促促不惟公惟其人異乎人之鹿鹿天道靡常子孫既昌貤贈煌煌墓左焚黃豈曰非福碣頭之陽公魄是藏惟茲山靈永為阿護彌萬年於式穀承天之祜

呂母李太君墓誌銘

凡人必有表異於人斯既歿而其人可紀是微獨男子也婦人亦然異非求隱怪也卽庸行之克敦而斯人有過人者斯稱道不衰矣愚於江源樸齋呂公之配李太君有足多者太君金盤處士諱德美公之第三女也幼而失恃事繼母以孝稱撫諸弟妹恩愛有加年二十歸樸齋呂公時樸齋亦已失恃而樸齋之父世星公與其兄世壽公友愛誠篤世壽公無子世星公迎養於家太君佐樸齋事二尊人皆得其歡心稱孝無間家本貧薄樸齋恆

奔走四方以資孝養而家庭甘旨之辦則多悉委
太君會世星公卒於家而樸齋未及躬侍迨聞訃
奔喪則送死之具附身附棺皆可無貽後悔已自
太君辦之矣樸齋泣謂人曰婦以婦道兼子道成
我多矣其居恆椎髻操作晨夕不怠故樸齋得以
肆志經營於吳楚閩浙間家業卒以豐裕皆太君
之內助俾無內顧憂者爲力多焉然送舅之終其
大節云樸齋好施與遇人有緩急輒傾囊濟之太
君以勤儉持家而視樸齋揮金則又從無難色蓋
見其大焉者也性和易溫柔知恕人責己處妯娌

妯娌雖以橫逆加恬然受之不知所競人益以此敬焉燕居撫子孫溫溫告語若惟恐怖之及少過失則諄諄訓迪不失義方使卒無非幾之責及子誼等能代父事家益豐給樸齋年六十優游於家二老皤然孫曾繞膝家庭之福人爭羨之顧愚謂福誠足羨亦太君之生平有足多者事父母子道之常事繼母而能使之稱孝非體父心者未易能也事舅姑婦道之常事舅之伯兄而能使之稱順非體舅心者未易能也中饋之養常耳而能謹於送終則以夫之孝爲孝矣富家之吉常耳而不鄰

於杏齋則以夫之德爲德矣疏娣姒而愛憐其子亦婦人之性固然如太君則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歟是皆庸行之克敦而過人者卽已在是稱道宜不衰亦鄉閭懿範也太君生於康熙戊午卒於乾隆辛未享年七十有四生子三長誼次容次宇誼由太學生例授歲貢生容宇皆太學生女三長適程次適俞次適程孫八惟橙惟楊皆太學生誼出惟松惟梧惟榮皆容出惟柏惟椿惟森皆宇出孫女六曾孫五士煇士焯士煥士燦惟橙出士燮惟楊出誼等以孝友世其家而誼尤博學多

能時望推重之諸孫會弦誦彬彬文學且日興用
光世德矣先是樸齋公之卒也誼從程君子善爲
卜宅本里西沖之新阡而曠其左以待太君孝廉
余君德恬爲之墓誌太史沈君繼祖爲之篆額後
七年而太君卒形家謂其穴不可復動乃更擇某
山即祖姑俞氏孺人之墓旁而附葬焉形家之說
不敢知而今人合葬者蓋寡獨是予既多太君之
生平謂有可紀則不揣固陋而誌之因爲之銘曰
心父之心孝稱繼母心舅之心是曰能婦克相其
夫厥家以富儉而非嗇順以從道橫逆不報用和

先後愛而不溺義方以就以從君子實可無疚節
附葬於祖姑亦昭穆之不苟山靈式監知此誌之
非諛子孫保之亦可信斯銘之不謬

鄉進士吏部候選知縣泉溪諱德恬余公行
狀

公諱德恬字懷靜號泉溪世居婺源縣之沱川姓
余氏為婺北望族其高伯祖諱啟元登有明萬歷
進士官大理寺正卿高祖諱泰元官福建參軍曾
祖諱翀漢郡庠生祖諱振球官霍山縣訓導父諱
有彬邑庠生公出紹其三伯父諱有陟後公生而

穎異讀書一目數行皆下倜儻有大志甫成童即畱心欲窮天人之祕其於濂洛關閩書旁及天文律歷陰陽術數之學亦靡不深為研究乃時出所心得以質諸同人人罕能識蓋其中岸然遠也初不喜辭章之學既又念君子幼學壯行士生後世匪科甲則進身末由是以明道紫陽亦由兹選況人道未盡則學術無根吾惟不飾虛車則文章莫非載道由是復俯首舉業要終無意覃思而根深實碩膏沃光華其高步迥然軼羣近之亦可樹文壇赤幟及弱冠受知於督學鄭魚門先生魚門深

器重之軫問如家人子弟歎賞良久旋食餼登辛酉賢書公謂進用有堦益慨然以匡濟爲己任已而公車屢北每取備卷終阨數盈暨辛未部例以知縣選用歲甲戌同邑太學生王君又介景慕公學謂宜必舒翰玉堂不當遽縈黃綬贐金勸駕公亦壯心未已再赴北闈又復下第南還中途就館於亳丁丑再北場屋事畢搢紳傳誦其文咸以第一人相擬及榜發無名公自以遺卷謁座主金檜門先生檜門亦爽然拊膺惋惜謂予所取士未有如子文者而荆璞終遺誰實使之則莫知其故也

因復囑留二旬冀獲特恩復選公恥類奔競以資斧不給辭之而歸風塵憔悴於失意之餘及抵家而形神已銷毀矣猶以不忘力學黽勉自持閱歲餘竟以疾終牖下嗚呼公事親純孝而家世清白生理蕭條父喪不克營葬舌耕養母勉盡菽水之歡惟日不及而心念父櫬未獲歸土疏食泣血常如居喪時乃留心青囊歷覽吉土八年而始獲買地營宅兆焉其平生喜爲人據葬蓋青烏雖一家言而不欲人苟葬其親抑亦因己愛親之念爲推致也其處兄弟恩誼誠篤事伯兄如事嚴父有事

多稟命焉撫其弟友愛備至而敎誨極嚴居恆戒子弟曰待己子反厚於父母之子此世之下愚汝曹當念之毋相效也少受業於其族叔臬望先生後臬望以選拔留寓都中而其家甚貧公每輟館歸必候師母起居且時分館轂以供其困匱終身執弟子禮不衰嗟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以服勤就養古禮等於君親而近日世情衰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或尚少存梗槩究竟眞意已漓至於師弟之間則更悍然無復略有恩情朝離函丈夕比路人甚且有講席未移而反眼視爲

僻陋者是雖今日之師非所以爲教故今日之弟子皆非所以爲學事有由然可無足怪然而亦已甚矣然則凫望之所以得於公者夫必教澤之深湛有以致之而如公之不忘於師也其亦可以風末俗矣公自奉甚薄茹荼刻苦而好周卹人視人有緩急或傾囊給之不自爲生產計嘗館休邑城邑民有積逋爲官所拘急者公會舊相識即開篋爲代償之此其一事餘難悉紀大抵有可利益於人則身引以爲分所當爲爲之了無德色人有陰受其福澤而終身不知者蓋其天性自然不由勉

强惟澹泊故足以明志惟寧靜故足以致遠其若布沾沾小惠而欲恃此以徼福鬼神又或急自表暴惟恐人不其知其善則公之所深鄙而不屑爲也其奉先以敬凡遇家廟祭享則齊戒具修必虔必潔臨蒞之際肅然若親見焉而於福利因果神姦怪異之言則每痛闢之卓然不爲所惑其接人以和鮮見恚怒人以橫逆相加往往受之不報子弟或忿欲與較則必呵禁止之然於世故無所周旋於富貴不能諂於貧賤不能驕雖接見厮養下人亦溫溫似無所別白是以人頗易之以爲略無

邊幅至乃有關大節則所守果確不回其行之風
疾雷激不淹時刻又往往驚人意外惟是處貧艱
於材力故其志所欲為之事亦多未克見於有為
揆之公懷殆常歉憾然而心事明白表裏洞達磊
落光昌不事崖岸晝行夜寐無毫髮不可對人言
在鄉在邦雖婦孺亦皆共諒其衷腑尤善誘掖人
見人爭訟不置可否乃徐舉古人之至難處以勸
勉之忱懇動人使人意氣自消而止引接士人雅
意諄諄誨之惟恐不及雖受益與否隨其人之自
領而公之敎思深矣敎三子屬望甚殷若以不早

成名爲慽然亦不專責以科舉之業其意念所期有大焉者也喜藏書鐍石屢空而儲書滿架盛暑祁寒手不釋卷凡六經及朱子綱目及近思錄皆手錄之過爲文根柢經史而皆從實踐體驗得之以故自抒所得下筆千言立就雄渾灝蕩令人不可攀躋而按之無不親切有味所著有名臣編歷年圖附識古文豐羽集藏於家其於天文樂律諸書推算之法尤爲獨有心得欲以傳之後學而難其人可惜也矣公生於康熙辛巳年二月二十二日歿於乾隆己卯年正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九

元配胡氏清華胡君日昇女有賢行勤敏節用家務毫不以累公使公得肆志讀書胡之內助爲多而中年早卒繼娶吳氏賦郵吳君永如女男三人長宜中次宜智次宜純皆元配胡氏出宜中娶西源邑庠生吳飛秀女宜智未娶宜純聘江坑國學生呂含大女女二人長女胡出適思溪俞富次女吳出未字孫男志昺宜中出嗟乎公之文章事業俱未獲大顯於時公之生平亦非有瓌意琦行可震驚於流俗然而學詣所就展矣大成志節所期超然自遠自有爲閭井所共稱鄉邦所共信者而

安得不傳諸永世也 愚 僕僕客遊鄉居日淺嚮未
及悉公爲人見望予表兄也每爲予言公誼至高
時已心竊慕之後公之仲子來從予遊宜智生質
沈潛至性純篤且有志聖賢爲己之學予甚喜之
因叩其所存乃益信公之義方爲有素也方期會
與公接膝深談其證所學必宜更各有新得可以
互相發明己卯孟春接公凶聞震悼悲歎益悵吾
道之孤暨仲春會宜智於藍渡館中宜智雖墨衰
而骨毀斬然涕泣匍匐有如幾不欲生因嗚咽述
公生平囑予爲狀嗚呼予亦安能狀公卽狀公亦

何足爲公重然公自足重則狀之亦未必不重也旣感其哀誠遂忘譾陋而書此以畀宜智及其兄弟以示子孫不忘且使後之修郡邑志者得有考焉

雙池文集卷之八　終